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 经学通志

钱基博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通志 / 钱基博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2.1  
ISBN 978-7-5068-8723-6

I. ①经… II. ①钱…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0709号

## 经学通志

钱基博 著

---

责任编辑 牛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1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2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8723-6  
定 价 46.00元

---

##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编委会

总策划：史仲文 王平

主编：史仲文 张加才 郭扶庚

编委：（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 王文革 王向远 王清淮 王德岩 王鸿博

邓晓芒 何光沪 曲辉 余三定 单纯 邵建

赵玉琦 赵建永 赵晓辉 夏可君 展江 谢泳

解玺璋 廖奔 颜吾芑 檀作文 魏常海

常务编委：王德岩 王鸿博 曲辉 赵玉琦 赵晓辉

秘书长：曲辉 颜吾芑

## 引 言

余曩读唐陆元朗德明《经典释文》，叙经学源流，文少波澜，未足以发人意，又恨其记载疏舛，于魏、晋以下不详。后清儒江藩郑堂绍述其意，作《经师经义目录》，则又胶于门户，特以清儒承汉学，而摈唐、宋于不论不议，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爰辑旧闻，撰为是志。无锡钱基博。

CONTENTS  
目 录

总志第一 .....	1
周易志第二 .....	7
尚书志第三 .....	31
诗志第四 .....	62
三礼志第五 .....	84
春秋志第六 .....	126
小学志第七 .....	159

## 总志第一

《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缙布也。”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雷震，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乘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释名》：“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经之义也。然古无经之名。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皞、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虞、夏、商、周，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宜，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都不离所谓坟典者近是。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学士大夫所诵习者此耳。时尚未有经名。《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亦不闻称《诗》《书》《礼》《乐》曰“四经”也。经之名见于《国语》“挟经秉袍”，而《孝经钩命决》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六经之名始此。然此之所谓六经，即后世之九经。盖《礼经》统《三礼》，《春秋》

统《三传》，而《乐经》亡佚也。此经称之为见于传与纬书、子书之在西汉以前者也。自汉以后，儒者相传，俱言《五经》。而陈后主时，吴中陆元朗德明撰《经典释文》，则于《五经》之外，增入《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五书。其系《孝经》《论语》《尔雅》于《五经》之后，或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附《论语》《孝经》《小学》之例，而厕以《老》《庄》者，盖《老》《庄》自魏、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其书凡三十卷，于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儒得以考见古义，其有藉于德明此书者非细也。惟德明系《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于《五经》之后，则增《五经》而十矣。唐时立之学官，则省德明之所增，而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所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至宋儒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而《十三经》之名始立。所谓十四经者，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也。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圣人著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因记训曰诂，因章句曰注，见张华《博物志》。世所传者，《诗》则毛萇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岐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系辞》韩康伯注，《书》则梅賾伪孔安国传，皆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穀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盖经之注，率成于唐以前，而唐以后诸儒辨释之书，则名曰《正义》，今通谓

之疏。而创为正义者，盖自唐之孔颖达始。据《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是也。然世儒或执此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者则又非。《新唐书·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然则《五经正义》者，盖孔颖达与诸儒之所共撰，而非一人之书，彰彰明甚。而《高宗纪》大书特书曰。“孔颖达《五经正义》”者，意者特以孔颖达为奉诏撰定《五经正义》之总纂官，而遂以尸其名邪？然孔颖达奉诏撰定正义者，但有《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备刊刻。”而《穀梁》用唐杨士勋疏，公羊用唐徐彦疏，《孝经》《论语》《尔雅》用宋邢昺疏，《孟子》用宋孙奭疏。此世所称《十三经注疏》也。然宋以前，《疏》本与《注》别行，而宋以后，《疏》遂与《注》合刊，说经者遂以《注疏》为不刊之典。至新喻刘敞原父，撰《七经小传》三卷，始异《注疏》之说。《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也。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实自敞始，然敞学有根柢，故能自为一家之言。后来不能学其深究古义而学其排击古义，则甚矣其慎也。独临邛魏了翁鹤山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

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残存《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虽主于采掇《注疏》，然别裁精审，汰其冗文，既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分牖纲目，咸有条贯，可谓剪除枝蔓，独撷英华，是亦读注疏者之津梁矣！至清儒华亭吴浩养斋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撰《十三经义疑》十二卷，虽于注疏之学，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亦注疏家之诤臣也。元和惠栋定宇乃究探诸经古义于注疏未出之前，撰成《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古义》二十二卷。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板别行。搜采旧文，互相参证。曰古义者，盖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于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假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纠结不通，故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证佐分明，斯称精核。庶几哉，可谓抗心希古，直抉经奥者。若乃勘文字之异同，校刻本之是非，则有仪征阮元芸台之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焉。虽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要其归，则不外五帝之道、六艺之教。《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史记·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

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五经》论曰：“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然则经虽有《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名，而究其要归，不外五常之道、六艺之教而已，则亦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不知《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善夫！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记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者也。皆以附于所传、所记或所关之经，而不别著焉，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有三家，《礼》分庆、戴，《春秋》之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有三？

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为述孔氏。善夫，刘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盖《六经》之户枢也。小学者，所以明《六经》之训诂，而《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孝经》则再传门人之所述。然夫子曰：“吾……行在《孝经》”，故不敢以夷于记，夷于群书也。然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而厕诸六艺之后。然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虽为经之贰，而仍抑之不与经齐。顾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於戏！仲尼好古，述而不作，曷尝免然大号，使弟子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经之为言常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之贰为经，犹以为未快意，或以诸子为经，《孟子》是也；或以经解为经，《尔雅》是也。盖经之书弥多而经之旨弥荒。《春秋》三家之传，《周官》、二戴之记，后之读者，尚藉以窥见三代政教行事得失之迹，而无大悖于经纶天下之意，厕之于经，犹可言也，至孟子为儒家之著述，《尔雅》则经传之释词，倘以此为《六经》之羽翼则可，而径厕于《六经》则荒矣！谨撰次众说，条其原委，而折衷以刘子政氏序《六艺》之义，撰《总志》第一。

## 周易志第二

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易者何也？曰：易之为言变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谓之“易”者，所以明世道穷变通久之必然；而系以“周”者，所以明世变剥复循环之有常。周之为言周也，周而复始也。孔子系《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彖《复》见天地之心，而作《序卦》，以序六十四卦相次之义，泰之受以否也，剥之穷以复也，损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如此之类，原始要终，罔不根极于复，所以深明易道之周也。“周”有原始反终之义，而《周易》以纯乾为首。乾，健也，为天，天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夜，行一周，复其故虚，日东行一度。乾道之变，天行之复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受《易》者独称《商瞿》。《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江东馯臂子弓，子弓传燕周丑子家，子

家传东武孙虞子乘，子乘传齐田何子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传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而王氏、周氏、服氏各二篇，独丁氏八篇，见《汉书·艺文志》。要言易者本之丁宽。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财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已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不言阴阳灾变也。宽传同郡殳田王孙。王孙传施雠、孟喜、梁邱贺。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焉。施雠，字长卿，沛人也。与孟喜、梁邱贺从田王孙受《易》。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邱贺贵仕，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河内张禹子文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博士，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传张禹及琅邪鲁伯。禹传淮阳彭宣子佩、沛戴崇子平。鲁伯传太山毛萇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而禹官丞相，宣官大司空，皆至大官，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梁邱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叔元弟子也。何者，尝受易东武王同子中，有《易传》二篇，见《汉书·艺文志》，盖《易》家之初立博士者，太史公司马谈及京房咸从受《易》焉。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以为郎。以筮有应，近幸。累官少府。传子临。临又学于施雠，而专行京房法，以郎奉使，问诸儒于石渠。

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传五鹿充宗君孟。充宗官少府，贵幸，为《梁邱易》。自宣帝时，善梁邱贺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辨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独鲁朱云游从博士白子友受《易》，摄齐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然不详谁家？而五鹿充宗《略说》三篇，见《汉书·艺文志》。充宗传光禄大夫平陵士孙张仲方、真定太守沛邓彭祖子夏、王莽讲学大夫齐衡咸张宾。由是梁邱有士孙、邓、衡之学。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从田王孙受《易》，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盖十二月卦之学所自出焉。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于是传者以为喜诞诈也！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蓂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传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孟喜有翟、白之学。孟喜之学，虽与施、梁雠不同，然要为田王孙之所自出，独京房之易为别出！京房，字君明，东郡顿邱人也，累官魏郡太守，盖匪传梁邱贺易之齐郡太守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赣。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光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倘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故不与相同。然考孟喜学田王孙，言师田

生且死。传喜之《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或者即延寿之所本也？延寿著《易林》十六卷，大抵即《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以一卦演六十四卦，总四千九十六卦，各系以繇词，文句古奥，与《左氏传》载“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汉书》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之语绝相类。惟延寿生当昭、宣之世，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至云“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宁汉人所宜言者耶？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延寿者。然汉《易》之流为术数，自延寿始也。顾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传延寿之学，故言术数者称焦、京。而房之推衍灾祥，更精于延寿，卒以诛死！其著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者，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十卷，《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以后多佚不传，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其书兆乾坤之二，观象成八卦，卦凡八变六十有四。于其往来升降之际，以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耦相与，据一以超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谓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而终不脱乎本，以飞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隐蹟佐神明者，谓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舍；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乾建甲子于初，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

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盖后世术士所用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纳甲之说，皆出京房。房传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京氏《易》于元帝之世，与施、孟、梁邱氏并列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费、高者，费直、高相也。费直，字长翁，东莱人。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易》，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直《易》与古文同。自是费直《易》号古文之学，与施、孟、梁邱之称今文者不同。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直同时，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其学亦无章句。而施、孟、梁邱氏各有《章句》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既，炎汉祚绝，世祖重光，好爱经术，儒彦云从。于是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各以家法教授；而京氏之易极盛焉。盖东汉之世，治施氏易有闻者，仅陈留刘昆父子而已！昆，字桓公，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世祖兴，累官光禄勋，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传子轶，字君文，能世其学，门徒亦盛，然知名之士无闻焉！此治施氏《易》者也。治梁邱《易》者，曰代郡范升辨卿，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邱《易》。世祖征拜议郎，迁博士。自以学不如梁恭、吕羌，愿推博士，以避二人。世祖不许，然由是重之。尚书令韩歆疏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范博士可前平说，遂与歆等驳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京、费已行，次复高氏。

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今费氏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费氏易以此不得立博士。而升弟子知名者，曰京兆杨政子行，少从升受梁邱《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累官左中郎将。又有颍川张兴君上者，习梁邱《易》以教授。世祖兴，举孝廉为郎，累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邱家宗。时则中兴之初，而三君之外，终东汉，治梁邱《易》者无闻。治孟氏《易》者，曰南阳注丹子玉，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世祖兴，为博士，稍迁，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注君通》。安定梁竦叔敬，中山颍阳鸿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汝南袁安邵公者，祖父良，习孟氏《易》，安传其学。肃宗之世，累拜司徒，以直节著闻于朝。子京，字仲誉。敬，字叔平。传习父业。而京作《难记》三十万言，其尤知名者也！东汉之末，有广汉任安定祖者，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讖，究极其术。时人称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初任州郡，后大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不就。益州牧刘焉表荐之，然王涂阻塞，诏命竟不至焉。治京氏《易》者最多，大抵世祖之世，曰汝南戴凭次仲、沛献王辅；显宗之世，曰南阳魏满叔牙；恭宗之世，曰琢郡崔瑗子玉，广汉折像伯式，北海郎宗仲绥，南阳樊英季齐、李昌子然，豫章唐檀子产；顺帝之世，曰北海郎颀雅光，汝南许峻季山；桓帝之世，曰弘农刘宽文饶、济阴孙期仲彧，皆有名。而樊英著《易章句》，世称樊氏学。唐檀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许峻卜占，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所著《易林》行于世，或者即焦氏《易林》之所讹也？世之言占候者，率治京氏焉。夷考